

天堂街

3

号

秦文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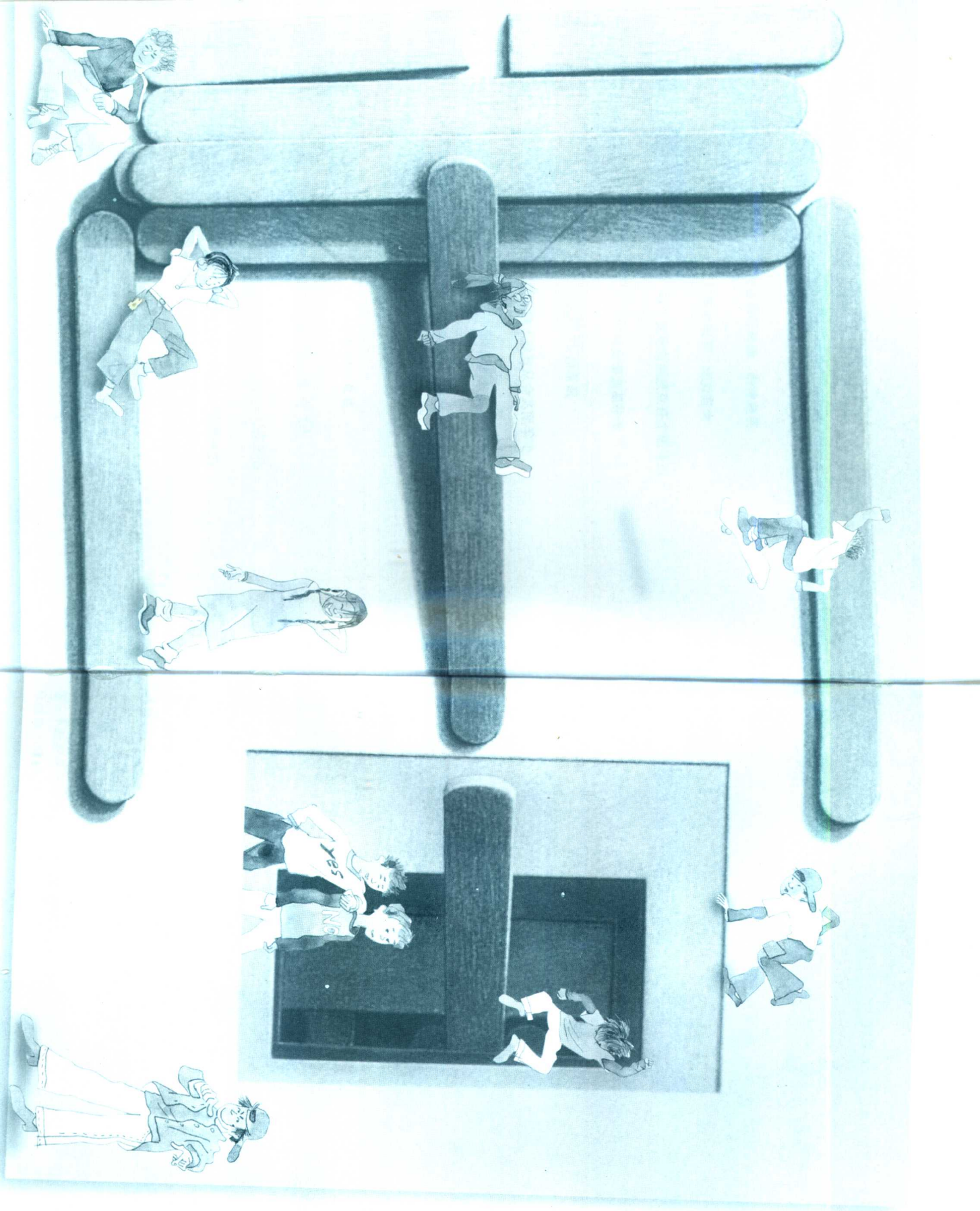
著



天堂街3号

秦文君

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棠街3号/秦文君著. —南京: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1.5

ISBN 7-5346-2437-1

I. 天... II. 秦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19913 号

书 名 天棠街 3 号
作 者 秦文君
责任编辑 郁敬湘
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14F、15F
邮政编码 210009
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
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7.125
印 数 1—30,000 册
字 数 159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
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7-5346-2437-1/I·468
定 价 11.00 元
(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本书是秦文君 2001 年奉献的最新力作，

塑造了全新而鲜活的少年群像——

男孩解伟、郎郎和郎思林，

女孩沈女、蔡理和苏凤，

还有那个有点危险的多变少年“尻”……

全书荡漾着淡淡的忧伤，

浓浓的深情，

少年朋友会从丝丝入扣的故事里，

从那只高高悬挂的神秘信箱中，

领受生与死的启蒙，

爱与恨的选择，

并真切地懂得——

成长是一种孤寂的等待，

成长有时会伴随着心灵的苦涩和沉重，

成长更是一个美妙而庄严的过程，

生命就是在成长中渐次完善，

走向华美。

姜文

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，少年儿童出版社《中国儿童文学》主编。

1982年发表处女作，迄今已发表作品四百余万字，著有《男生贾里全传》、《女生贾梅全传》、《小丫林晓梅》、《年糕包子兄弟和紫苜蓿农场》、《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》、《孤女俱乐部》、《一个女孩的心灵史》等长篇小说，四十余次获各种儿童文学奖项。《男生贾里》、《家有小丑》、《开心女孩》等作品在海外出版，并被译成英文、日文、德文。《男生贾里》、《女生贾梅》、《宝贝当家》、《小鬼鲁智胜》、《调皮的日子》等十余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，并多次获“飞天奖”等奖项。

她是一个把儿童文学创作视为最美丽的事业的作家，作品风靡校园。其中“男生贾里系列”的印数已达一百万册，被誉为“新时期少年儿童的心灵之作”。她最大的心愿是以少年儿童为本，不断挖掘艺术潜能，把优秀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小读者。





一大清早，郎郎家的门铃就神秘地响了三次。

第一声门铃响，显得额外尖厉，像针尖探进软布后钻出来似的。春晨的一片寂静被戳破，郎郎惊醒过来，连打几个哆嗦。

“谁？”他怔怔地发出呖语，“楼下有人！”

外婆已起床，麻利地戴上她的玉镯。她长着大个子，脸盘清秀，皮肤像吹干起皱的苹果皮，有点失水。眼下她站在梳妆台一端打点头发。她用梳子的齿尖在鼻梁正中对齐，顺着前额划后去，挑出的头路像一条直线，头发分成左边一半，右边一半。外婆这样用梳子？班里的女生也用这法子吧？全世界的女子都得先梳头再出门见别人，只让自己的家人看见她们披头散发的难看样子。

紧接着，第二遍门铃声催命似的响起来。郎郎从被窝里探出脚，赤足跳下地，却被外婆拦住。

外婆抢白说：“记牢，天不会塌下来。猴急什么？”

郎郎很愤怒，但没敢吭声。世上没几个人知道他是软蛋，

但他自己知道他有点儿。他总是担着惊,害怕什么,又巴不得出现什么。万一有什么奇迹过来找他呢?奇迹一跑,就追不到手。不管是好的奇迹还是不太好的,都该见一见呵!只要不是坏的。外婆那么老了,奇迹不会来找她了。

下楼时,外婆走楼梯没发出什么大响动,大概是提着脚走路,提防着惊动家里的婆婆妈妈。

这幢三层的小楼被当地市民称为新式里弄房,坐北朝南,南北都有门,独门独户,结构奇特得很,占地很小,像一座炮楼耸着。里面住的都是外婆的亲眷:底楼住着外婆的妹妹,外婆让郎郎叫她小外婆;二楼住着外婆的另一个妹妹,喜欢自称是小小外婆,但年龄比小外婆大好几岁。小小外婆头顶上秃了一圈,别处的头发却又黑又滑。她时而忧伤,时而又忘掉忧伤。她微微笑着的时候,就不再为秀发脱落而伤心。

外婆住三楼朝南的统间,房间里最大的那只沙发,夜里就成了郎郎的窝。二楼到三楼砌出一块平台,平台上的亭子间由郎郎的妈妈住着。郎郎情愿搬到亭子间去和妈妈挤,妈妈也糊里糊涂地点过头,但是外婆不肯松口。外婆说,男孩长到十三岁,会有一双贼眼睛,肚皮里冒出坏心思。

外婆的话,郎郎不全懂,但又懵懵懂懂地好像能猜出一点。他羞于在这事上纠缠不清,以免外婆再提。他是个怯懦的男孩。

过了一会儿,外婆两手空空地归来。

“客人走了?”郎郎察看着外婆的脸色,试探地问。

“哪有客人!”外婆泄气地说,“碰到赤佬了。”

“赤佬”在沪语里就是鬼的意思,郎郎听了惊心,忙问:“真碰到赤佬了?”

外婆威严地瞪着他,怪他不会说话。接着,她便催他快点

起床,说男孩子不该赖床,醒了就坐起来,才算勤勉。

“那就当我没醒好了,”郎郎说,“我正在说梦话,梦游着呢!”

郎郎说归说,还是一骨碌爬起来,他不想惹麻烦。

外婆还要说。她生郎郎气时,或者生她自己的气时,都要数落郎郎一通。她说男孩从小长了一身懒骨头,长大后就会吃喝玩乐,做败家子。

于是,郎郎忿忿地想:从明天起,每天醒来后偏要悄悄装睡,还要用力打呼噜,看看谁能识破他正在长懒骨头、做败家子。

这时,第三遍门铃声又响起来。老天,郎郎心跳加快,心里走神地想着:赤佬会是怎么样的呢?

此次,外婆没下楼去,而是奋力攀上几格木梯,登上晒台,俯身从那儿往下张望。少顷,她沉着脸走回来,冷冷地说:“郎郎,最近你在外面结过什么冤家?”

“没有呵!”郎郎说。

“北门口有个男孩恶作剧,敲响门铃就逃。”外婆说,“他不是冲着你来的,莫非是冲着我来的?害人精!”

外婆余怒未消,连说了几个“害人精”。

郎郎辩解了几句,外婆越发生气,说再也不想管郎郎了。她最受不了有人说她断错了事儿。

郎郎的妈妈这时从亭子间走出来,蓬着头,急匆匆地忙着洗漱。她得知郎郎在挨训,有点心疼,悄悄地推他一把,示意他躲开外婆的视线。为什么她一句都不问事情的原委,不像别的妈妈那样为儿子主持公道?她仿佛只是郎郎一个温柔的大姐,而不是生母。

郎郎的妈妈名叫富小芙,长得娇小美丽,但永远像睡意未

消,提不起神采来。她记不住换季的衣服放在哪个橱里,记不清郎郎上学期考了几分,出远门时常会迷路,还三天两头像小孩那样患上喉咙痛。不过,这并不影响她的生活,家里的一切都由郎郎的外婆操持得好好的。

外婆替妈妈盛好粥,端到窗台上凉着,关切地说:“小芙,办公室钥匙带了哦?”

外婆围着妈妈转了半圈又说:“戒指呢?你的戒指忘在夜壶箱上了吧?”

妈妈说着“没有呵”,从衣兜里摸出戒指,套上。那个镶嵌着蓝宝石的金戒指是爸爸送的。郎郎每次看到妈妈珍惜它就觉得心里暖暖的,好像这礼物是他送的一样。

“哎呀!”妈妈叫出了声,“姆妈,你看。”

原来,那个戒指镶嵌宝石的一个金搭边断裂开来了。

“小芙呵,我给你找个戒指替换戴吧。”外婆说,“搭边一坏,扣不牢宝石,会脱落的。”

妈妈小声说不高兴换,外婆也就不再坚持。妈妈是外婆的独养女儿,那个年代,“独生子女”是很少见的。外婆总小芙、小芙地唤,把她当成小姑娘那么疼惜着,迁就着,好像她才十三岁,应该马马虎虎、懒懒散散、任着性子生活。不过,郎郎早已习惯了这一切。人都只有一个亲妈妈,她不是这样,就会是那样,不是你想要怎样的就能要到的。何况郎郎爱妈妈。对自己所爱的人不满意,他至死都不会说出口。



郎郎背着书包出南大门。他恨恨地瞪一眼北门，心里还为无故挨剋的事火着呢。南门开在楼梯间边上，没安门铃，只是自家人的通道，进进出出就随手锁紧。客人往来，都从北门走。

平吉里人头济济，背书包的学童居多，郎郎飞快地汇入人流。

郎郎家居住的这条里弄就叫平吉里。它历史久远，弄堂里那几十幢小楼房，打造了有六七十年光景。外墙灰蒙蒙的，但楼房的气势和神韵却不减当年，古旧中带有一种不朽的威风。平吉里的里弄宽阔雍容，两边的梧桐树根深叶茂，又干净又阔气。居住在这平吉里的人家，大都家底富庶，听说还有个别特别有本事的高人，藏龙卧虎，隐居在此。要是过年过节，或逢寒暑假，每逢这个钟点，这平吉里很冷清，人们都矜持地守在家中，里弄中只有零星几个保姆出门买早点，跑来跑去快跑断了腿，为生计奔波。

“喂！喂！喂！喂！”有人在叫，那一连串“喂”字有点像在试

麦克风。

郎郎一回头，见是班里的男生解伟。那人长得矮小，头发一簇簇的，听说还是天然鬃发。天然鬃发听起来优雅别致，求之不得，可长在解伟头上却实在不怎么样，它们一卷一卷地紧贴在头皮上，像那儿正裹着妇女烫发的卷发器。解伟总说，这式样像非洲人的头发。可班里的同学都叫他绵羊。还有女生跟他闹，追着他要拔他的“羊毛”做羊毫笔。

“你也有今天。”解伟没头没脑地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郎郎不解地问。

“没人理你，灰溜溜地一个人去学校。”解伟吸吸鼻子说，“就这个意思！”

郎郎瞥瞥他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不也是一个人吗？”

解伟偏了偏他的鬃毛头，耍贫嘴说：“我以为你会样样比我好，不会没人理睬呢！伤心吧？你不像我，我早已习惯了。”

原本，郎郎总与大个子朗思林形影不离。他俩是邻居，两家虽是两个门牌号，却只隔着一块空地、两堵厚墙，双方还沾了点远房亲戚的关系。班里的好事者沈女见两个姓郎的男生老在一起，就给他们起了个绰号：狼大腿。于是，这难听的绰号成了两个男孩的合称。说也怪，他们俩凑在一块时，别人就这么叫他们。当他们分开时，各自又有别的雅号。

近来，郎郎上学放学独来独往，不是由于“狼大腿”分裂，而是因为郎思林有了自己的专车。

他懒得跟解伟说这些。把自己的心理活动全捅出去，女的叫多嘴妇，男的就是多舌夫。何况，这解伟，嘴巴尖尖，贫嘴，又是全班第一软蛋，虽然成绩拔尖，但仍被人蔑视。

“慢！慢！慢！慢！”解伟叫道，“要明白，我俩刚才是在第十七棵树相逢的。”

“什么第十七棵树?”

“从平吉里弄口的第一棵树数过来,那儿刚好是第十七棵树。”

这算什么!郎郎不再接话,顾自往前走。他觉得解伟有点儿烦人,惹事生非。

走出平吉里,往左一拐,便是一座邮电大楼。再笔直向前,穿过四条横亘的马路,就是学校了。没准郎思林的专车已经驶过,这会儿该在学校门口候着他。

解伟涎着脸跟上来,叫道:“停!停!停!停!”还把那四个字叫出节奏,抑扬顿挫。

“凭什么?”郎郎真是不耐烦了。

“第十七棵树是魔法树,”解伟说,“我在树下站过一夜,拜三拜。现在,别人所有的秘密都会被我看透,像照X光。”

“去你的。”郎郎不理他。这个班里,自称会算命、占卜的人多得是,他们敢自称“小神仙”或者“本女巫”,其实都是冒牌货。

“不信?不信你听着,”解伟说,“你爸爸叫郎孝勇对不对?他在浙江做生意,今晚就乘火车回来探亲。告诉你,他是坐今天晚上7点10分的车!”

郎郎听得一愣一愣的:他爸的确叫郎孝勇,眼下是在浙江做事。爸爸每次回来,几乎都坐晚上7点10分的火车。这个解伟,能够打听到爸爸的姓名这没什么稀奇,可是,爸爸常坐哪一班火车,却只有家里人晓得,不知怎么会让这绵羊破获的。

但是,他竭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,晃晃脑袋,免得绵羊得意忘形,笑出声来。郎郎不喜欢自己的事儿让别人看透。当然,反过来,要是能把别人的秘密握在手上,那是多么了不起!

郎郎说:“我爸最近不可能回来。他上个月刚回来过。”

“就是今晚回来，坐晚上 7 点 10 分的火车，”解伟信誓旦旦地说，“相信我！百分之百，我敢跟你用人头打赌！”

郎郎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心突突乱跳。这时，郎思林驾着他心爱的专车从后面驶来。

被郎思林称为专车的，是一辆专用自行车，新的，购车发票上写着他的大名。郎思林很以此为傲，骑专车时，头往前伸出快一尺长，牛劲十足，很知足哩。

“绵羊！”郎思林跨出长长的右腿，脚尖抵在地上，不客气地对解伟说，“你对郎郎说什么？是说本人的坏话吧？”

“没有呵！”解伟说，“我正忙着给郎郎算命。”

“呜！量你也不敢惹我。”郎思林看看郎郎，“算命？当真？他算得准吗？”

郎郎没做声，脸微微发烫，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郎思林便说：“绵羊，你过来替我算！算好一点，不许把我的命算坏掉！”

解伟摇摇头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到此结束。”

“不行！”郎思林急躁起来，把解伟当胸一推，“马上算，否则，我的拳头不答应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！”解伟软弱地说，“我来算……你刚才吃下的生煎馒头，不多不少，18 只，外加 2 杯牛奶，3 只香蕉，还有 1 碗水饺。太多了，你不怕你家被你吃穷掉吗？”

“他算得准吗？”郎郎推推郎思林。

郎思林冷笑一声，说：“这算什么？不叫算命，叫算饭！继续说。不准停！”

“你爸临出门时，裤子前的两个钮扣忘了扣。听说扣子不扣，等于大门忘了锁啊！”解伟狡黠地眨眨眼，缩起脖子笑笑，“最后还是你妈提醒他的。你妈是女的，怎么管男人的事！哎

呀呀,真是郎家的大丑闻呵。”

“胡说!”郎思林恼怒地按下解伟的脑袋,比比划划地说,“掌嘴!”

正在这时,冒出件蹊跷的事:郎郎看见外婆尾随而来。郎思林见来了大人,识相地松开了手,低声说:“呜!绵羊!这个掌嘴先存着。利息照算!”

外婆盯住解伟,细细打量。她腰板挺着,头向后微仰,那姿势就像有人在推她的脊背,而她正使劲拗着一股劲。郎郎不懂外婆怎会来此地。他出门那会儿,看见她在晒台上健身,正走着古怪的反步:就是一步一步朝后退,直退到墙根,像正面有歹徒逼近过来似的。

解伟极不自然地讪笑着,伸出细细的食指在鼻尖上抹过,然后将髻毛头一低,走人了。

“那人是谁?”外婆察看着郎郎的表情。

“绵羊!”郎郎说。

外婆不高兴地说:“老老实实说话!”

“是同学。”郎郎觉得在外婆面前,昂着的头常常会低下去几分,好口才也变笨拙,说话结结巴巴,“是,是叫解伟!怎么了?”

“还能怎么!”外婆没好气地说,“害人精。”

郎郎暗自生外婆的气,她没完没了地抢白他,老像是在嫌他。他真怀疑,外婆是看妈妈的面子才收留他的,唉,别人的外婆都有些老糊涂,面慈心软,把外孙当皇帝一样。他看外婆气急败坏的模样,又有点不忍心。她毕竟是自己家的人,还是个女的,虽然又老又精明,可他还想护着她。

“真是绵羊按门铃搞恶作剧?”郎郎问,“我不饶他。”

外婆抽身而去,还“哼”了一声。她为什么不明白他的好

意？他被晾在那儿，眼眶都热烫起来，差点哭出来。他张嘴“啊呜啊呜”吸了几口气，又把气吐出来。感觉好多了，才把早晨的事告诉了郎思林。

郎思林弃他的专车而不骑，陪着郎郎步行。他喜欢世上出些不平事，好让他摆平它们。这个人推车时，臂弯大张着，像拥抱着个大箩筐，手肘一下一下戳着郎郎。他沉吟片刻，忽然问：“那，绵羊给你算的命到底准不准？”

“你呢？你爸真那么狼狈？”郎郎反问道。

“没有的事！”郎思林说，“绵羊算得出我的命才怪呢！”

“就是，”郎郎说，“我爸也不可能今晚就回来！”

“必须审判绵羊！”郎思林说，“这个考试能考出高分的牲口，得给他点颜色瞧瞧。”



学校生活，在乏味者看来，无非就是一会儿上课，一会儿下课。而对于能够体味其中美妙的人，无论上课还是下课，都可以不停地获得非凡离奇的感受，除非你不想要，想停一停。

第一堂是数学课。下课后，这解伟乖极了，寸步不离教室。莫非他真有先知先觉，猜出有两个人正伺机暗算他？

第二堂课下课后也是如此，解伟活像一个秤盘，稳坐在那儿，有女生与他谈笑，推推搡搡好热闹。

郎郎暗暗叫苦。他不喜欢课间留守教室，像个阴谋家似的静候着对手，可是若在这儿找那人算账也不行，这几个女生，都是班主任林喜老师的“探子”。他瞥见郎思林不时偷眼打量解伟，像满腹阴谋的奸细，不由得笑起来。

几个女生呼啦一下围上来，说：“喂，你笑什么？”

她们围过来不是为了要包抄他，更不是争着对他表示友好。她们没那么好，他也没指望她们那么好，所以彼此才相安无事。

这几个女生，长得高挑，走路伸长脖颈大摇大摆，弄不懂

她们为何喜欢这种鹅步。其中有个叫沈女的，走路带点扛肩，有着蛮气。只要她高兴，会用臂膀袭击过路的男生，不提防者受此一推就打趔趄。她挑衅完毕还会说：“一鞠躬。”

沈女她们聚集过来，是为了与女班长蔡理说话儿。

蔡理是郎郎的同桌，脸儿圆圆的，眼睛小小的，眉毛黑黑的，头发剪得极短、削得薄而又薄，衣服的颜色要么是深灰色，要么就是海军蓝，款式也从不花哨，简简单单，有点像男装。记得郎郎第一次见她时，暗想自己怎么如此幸运，和一个男孩做同桌！何况，蔡理的名字那么男式。他问她下课后去不去踢足球，说着，还把手往人家肩上搭呢。

下课后，他发现她走进女厕所，还打算厉声喝住那人。幸好他慢了一步，否则，很可能会闹出更大的笑话。

女生们都热爱蔡理，亲热地叫她老蔡。郎郎觉得叫老蔡并不好听，别人会误以为叫的是“老菜”，但既然蔡理答应得痛快，他动嘴反对就有点多余。

“对不起。”蔡理说，“能把这地方让给我们吗？”

她分明是对郎郎说话，却没正眼看他，像看着站在他身边的那个牛高马大的沈女。蔡理从不与郎郎开玩笑。从这一学期起，跟他说话经常眼睛往别处瞟着。不过，她会说话，声音又温和，常用祈使句，所以郎郎只得说：“好吧，好吧！”

郎郎投奔郎思林而去。女生们称心如意，四个人同坐一条凳子。

“这帮女的挤得像压缩饼干。”郎思林嘀咕说。

郎思林独自坐。班里四十七个人，他是唯一的独立王国。要是有人认为他运气好，他就说，当然，这叫老天有眼。遇上有人说一个人坐没意思，太冷清，他就说，苦呵苦呵。反正，答得自相矛盾他不管，他就是不想被别人问闷掉。